

扯淡的路

◇ 吉安生

跛脚的车坦刚把老婆唤醒温热的当儿，摺在枕头边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发声作响，硬生生搅了他的好事。

这时候，天刚刚露出些微的白色，外面已经下了两天的雨还在吊死鬼拧绳般下着。隐没在樱桃园东北角的一溜鸡舍里，几百只土鸡还在做着香甜的美梦。

被手机铃声吵闹败了兴致的老车很是气恼。

“哪个挨刀货狼食的，这么早叫魂呐！”

眼睛都没有睁的车坦嘴里嘟囔着，摸索着搅了他好事的罪魁祸首，摸抓到手后，恶狠狠的扔了出去。被扔了的手机在床对面的沙发上打了几个滚，报仇似得停下又喊叫起来。

“还不赶紧爬起来看看，说不定是要鸡蛋买鸡的，可别耽误了生意，这啥又不是馍馍饭，一顿不吃心里慌”桃叶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完成了翻身转脸的动作。刚刚点燃的那一束火苗子彻底熄灭了。

“要啥也是白搭，你又不是不知道，村口那截子路现在早成了泊池啦，你让我飞过去”车坦说是说，还是赤腿子跑去拿起了手机。

“你狗日个滴，脚跛啦耳朵也聋啦！昨半天不接电话，奶头山上寻食哩，让你准备的土鸡蛋和土鸡弄好了吗，别磨叨啦，赶紧让客车捎到城里，我在车站等着哩，人家明天就要上会研究给咱村修路的事哩”车坦的发声小村长姪娃的声音急吼吼的冲了出来，“误了事，小心我扒你的皮！”

车坦对这位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发小还真有些怵的，这倒不是因为姪娃头上有顶村长的帽子，也不是因为姪娃那翻脸和脱裤子一样不管不顾的臭脾气，而是因为姪娃有能说起话的两件硬事在他车坦心里杵着，先是费七八力地帮他在建筑工地伤残时拿到了赔偿，接着帮他这个跛子筹划培育园子、又盖房修厦养起土鸡，让他一家过活的有滋有味，像个人样。

“又是姪娃子！？三天两头地拿，隔三差五地吃，也不说给钱算账，和谁欠下他多少一样”桃叶叨叨着。

“你叨叨个球哩，这回是要修村口那截子烂路哩，再说咱凭啥吃低保领救济”，车坦内心其实对姪娃平时又吃又拿挺心烦的，但话说出口却变了味。

车坦腿脚不利落但脑子一点也不痴笨，他比谁都知道姪娃心里的弯弯绕，村干部马

上就要换届选举啦，要想连任村长就必须干几件能摆到台面上的事。进出村子的那一截子烂路就是姪娃心里最大的病。

让村长姪娃害上心病的那截子路，属于省道与县乡道的交汇处，说县乡道是从省道怀里蹿蹦出来的不错，说省道是县乡道长大变阔的也对。两个婆婆都管都不管，这截子路就沦落到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恹惶境地，身上的疤痕因为没人管顾，由小变大，由一个变成了一片，经过一个冬春雪雨的侵蚀，大半年时间大车小辆的啃咬，到了现在已经是坑连坑洼接洼，晴天浮土当道，雨天泥水没膝，行人只能望坑兴叹，此惹出不少人说叨，说姪娃当村长是聋子耳朵，摆设。

其实，不明内里的人是冤枉姪娃村长的。为了这截子路光村长姪娃让车坦送出去的蛋和鸡就能拉一小三轮，还不说挨着边的管得着的大头小脑三天两后响的隐藏在车坦园子中吃的喝的。别看姪娃村长在村里人模狗样儿，在人家跟前也和三孙子一个球样，舔着脸屁颠屁颠的，这么早就等在了城里的车站，肯定是这几天都待在县上溜蒜巴结呢。

“少扯咸淡，送地道的还是掺假的，村口的路过不去，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大早索魂逼命样”车坦还没有从先前的破烦中解脱出来。

“真的，必须是真真的土鸡蛋、土鸡，一点点假也不能掺，有半点假，我把你另一只脚打跛”姪娃村长一半是叮咛一半是诈唬。

逮只麻雀也得撒把秕谷，可小庄穷村的秕谷也是有数的。这也是让一个穷人下蛋的对策，对真正掌权管事的大佬送纯纯的土鸡蛋、土鸡，对那些拿根鸡毛当令箭耍的但又不能轻视小瞧的喽啰咧送半真半假的鸡蛋。

泼烦归泼烦，悻气归悻气。事情还是不能耽误的，车坦介日里和姪娃厮混，心里还是有了些大局意识的，能掂量出其中的轻重缓急。

桃叶也听出了几分，胡乱套上了件衣裳，趿拉着拖鞋片子，脸都顾不得抹一把，就开始捡拾鸡蛋。车坦把五只正当年的土公鸡从鸡舍掏出来捆绑结实的同时，老婆也把五箱子纯纯的土鸡蛋装到了电动三轮车上。

车上载着易碎品，路上又尽是坑洼，车坦尽量避坑绕弯，保持车子平稳，不到一公里的路竟然磕磕绊绊走了四十多分钟。不管

如何总算就要突围啦，过了眼目前这个水坑，就是大公路。三轮车开始涉水越坑，泥水呼哧就把前轮吃进去大半，车坦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整个人倒到了方向盘上，三轮车的屁股颠的老高还向一侧倾斜。车坦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转眼人仰车翻，人成了水泥人，鸡成了落汤鸡，蛋成了混蛋，只有翻了个的车轮子不怀好意地转着圈地坏笑。

到底是腿脚不抵事，车坦从泥水中抓挠挣扎了好一阵才稳住魂魄与身子。惊魂稍定，他才顾上抹一把脸上的泥水，环顾欣赏这坑这水勾结合谋制造的场景，他竟然笑出了声，不过他的笑声中透着浓郁的苦涩。

不经意间向远方的一瞥，让他大吃了一惊，姪娃怎么冲着他走来啦？

“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趟”，还真是姪娃那个鳖孙，“不用啦，不用啦，没想到白让你洗了个便宜澡”姪娃调侃的话让车坦摸不着

头脑。

只听姪娃说：“早上，在政府门口碰见咋村在政府办当秘书科长的路平，说是县里马上要举办首届樱桃文化节，咱们村是个分会场，到时候还能让领导们湿了脚粘了泥，叫咱们不要瞎操心匆忙活啦，你看，牌子都载上啦”

车坦顺着姪娃手指的方向一看，一块硕大的牌子果然矗立在那，很高很大，看来真是有大事要发生有大人物要降临。

“真他妈的扯淡，我脚跛啦，我跟让鸡屎糊住啦，你他妈眼是不是瞎啦”姪娃一把搂住了车坦，车坦也揽住了姪娃，泥水、泪水在他们的脸上肆意淌流。

两个人同时爆出来“车坦”亦或是“扯淡”声音，反正他们的发音区别不大，不走进了仔细辨别很难区分。

呱呱坠地，当我们的眼睛能够辨析身边的人，小耳朵能够清楚地听到声音，小脑袋能够记忆那两句轻轻呼唤的声音：“我是爸爸！”“叫妈妈！”时，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便成了我最亲密的人！

6岁，我上学前班了，带着稀奇又陌生的感觉，久久地不敢放开妈妈的手，当老师把我的小手从妈妈手中接过去时，我最怕的是妈妈会走开，便会一边挥着小手，一边流着泪说：“妈妈，早点来接我！”其实，我应该知道，从那时起，我便注定要学会与父母的分离。

7岁，我上小学了，从这一天起，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不再每天缠着父母陪我做游戏，常常在百家灯火通明的时刻，远远地会听到父母呼唤我的乳名，等我回家吃饭的声音。

12岁，我上初中了，成了一名住校生，一个星期回一次家。留给他们的只是摊在饭桌上碗筷和一堆从学校带回的脏衣服，还有一句：我去同学家了！在当时，自己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情！

15岁，我上师范了，一个月或者几个月才回一次家，父母像宝贝一样呵护着我，即使早上一觉醒来已到吃午饭的时刻，他们也没有一丝怨言，他们会把我的假期安排的满满的，充分享受有父母在的幸福，而我常会丢给他们一句话：真没劲！

18岁，我又继续上大专，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即使回到家，和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远大于陪在他们身旁的时间多，从那时起，打工，体验生活成了逃避父母唠叨的一个有利借口。细数起来，一年365天，陪父母的时间也许只有区区

的几天而已。

20岁，我参加工作了，选择了一所离家较远的一座城市，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工作的需要，同事的声音，唯独忘了在远方牵挂着我的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很少，每次都会推说自己工作忙，我难道就真的会忙到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吗？

25岁，我结婚了，回到了你们所希望的“身边”工作，结婚，但我却永远都不再属于你们了，我把“爸爸，妈妈”这两个亲切，熟悉的词语，给了公公，婆婆。我更少回家了，即使回家了，也只是像是在走亲戚。

26岁，我成为母亲了，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便成为我生命里的全部，而你们也似乎成了我们的“老朋友”，当我说起：“我要回家了！”才发现我不再属于你们！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了！

“养儿方知父母恩”，爸爸，妈妈，我拥有你们的会是多少年呢？难道仅是我从出生到3岁间那段毫无记忆的空白吗？我记得小时候，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能穿上一双高跟鞋，离开你们的视线。这样，就可以远远的逃离开你们喋喋不休的唠叨，就可以挣脱开你们为我所安排的事情，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现在我做到了，我离开了你们，但我却又多么怀念你们的唠叨，多么巴望着守候在你们的身边，多么想拥有一双神奇的手抚平你们额角的皱纹，多么想替你们挑起身上的担子。然而，现在，我却真正的不再属于你们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能真正地拥有你们多少年？我还能再陪你们多少年？！

我们能拥有父母多少年？

◇ 吕晓霞

